

“小英雄”亦是大英雄

■孙现富

★ 抗战主题图书回眸



我们这一辈人都是读着《小英雄雨来》《英雄王二小》等红色经典成长起来的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,我想起了“小英雄雨来”,也更加怀念我国当代著名作家、诗人管桦。他是《小英雄雨来》的作者,也是一名抗战老兵。

管桦是河北丰润人,他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,在冀东抗日部队当宣传干事,曾入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。后来,他以冀东地区的真实事件为原型,创作了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,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农村少年形象。

小说塑造的小英雄雨来,实际上是抗日战争时期众多冀东少年儿童缩影。在这一形象中,管桦也融入了自身的经历。他的童年是在唐山还乡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。小时候,他经常与小伙伴们在河里嬉戏。抗战爆发后,他便开始给八路军、游击队送鸡毛信,上树瞭望,传递情报。小说中芦花戏水、星夜攻读、智护交通员的情节,以及苇丛雏鸭、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,都是他曾经真实的生活场景和童年经历。所以,《小英雄雨来》也是管桦对故乡、童年和抗战岁月的深情回忆。

很多年后,管桦在回忆自己创作《小英雄雨来》的经历时说:“抗战时期,全国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少年儿童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同仇敌忾,不仅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,也使我们中华民族得以重生。我应当凭自己的良心,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,描写那个时代儿童团员的爱国精神,教育下一代。”

创作《小英雄雨来》之前,有两件事对管桦影响很大。一年春天,管桦途经

丰润县上水路村时,遇到鬼子来“扫荡”。转移途中,一个小男孩见他身着八路军服装,便跑过来拽住他的衣襟要求参加八路军。管桦说:“八路军不能背着小孩打鬼子!”小男孩说:“今儿个高低是跟你去当八路军了,就兴你们大人抗日救国……”见孩子拽着衣襟不放,管桦无奈地说:“得让你妈妈送你来,八路军才能要。”趁着孩子寻找妈妈时,管桦才得以“逃脱”……

还有一次,在1945年夏秋之交,冀东军区的八路军某部发起了对玉田县城的攻击,管桦与尖兵剧社的几位同事赴前线采访。见带路的又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,管桦问:“村里没大人了吗?”小男孩却一脸自信地说:“你们奔哪?我把你们领到不就结了?”他们出村不久,就发现前面高耸着一座炮楼。

管桦问小男孩:“炮楼里还有鬼子吗?”话音未落,敌人的机关枪一阵猛射,大家连忙俯卧在地上。过了一会儿,见敌人没再开枪,带路的孩子站起身来问是否还往前走。管桦冲他大喊一声:“快卧倒!”可是已经晚了,那孩子被炮楼里飞出的子弹击中了太阳穴,当场牺牲。每次想到这个情景,管桦不禁泪流满面。一个活生生的孩子,几分钟前他们还在一起痛斥着鬼子的罪行,转眼之间,竟然牺牲在他眼前。

此后,管桦结合自身经历和残酷战火中少年儿童们的英雄事迹,创作出了《小英雄雨来》,成为陪伴新中国几代人成长的红色记忆。

据记载,1940年陕甘宁边区有7万儿童团员,苏北解放区有18万儿童团员,华北抗日根据地有60万儿童团员,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同样活跃着千千万万的儿童团员。他们利用自己年纪小、不容易被敌人注意的年龄特点,经常深入敌后,无数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。“不要小看‘小’英雄,没有‘小’英雄,哪来‘大’英雄?”这是管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,至今听来仍让人心头一热。

1998年,听说“小英雄雨来纪念馆”在家乡的还乡河公园落成,管桦很激动。他亲笔为小英雄雨来纪念碑赋文:“1937年,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……冀东还乡河两岸各村的民兵、老年人、妇女、少年儿童,为保卫祖国家园与敌进行顽强的斗争。在那个战争年代,像雨来那样站岗放哨、手拿红缨枪、挺起小胸脯、给八路军送信、带路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……”

如今,许多人自发地前往“小英雄雨来纪念馆”,在雨来的雕像前默哀、缅怀。雕像中的雨来身着对襟的粗布上衣,裤腿挽起,赤脚站立,胸膛裸露,紧握着拳头,坚定的身姿透露出无畏的勇气和英武之气。

视觉阅读

雪域湖韵

雪山巍峨
似沉默的巨人
冷峻地凝视着岁月的流转
湖水湛蓝如眸
微波轻漾,藏着星辰的梦
在雪山的臂弯里沉睡
又被风声轻轻唤醒
这里的一切
高昂着头颅
与雪山对视
和湖水相伴
我愿为这山河,永远站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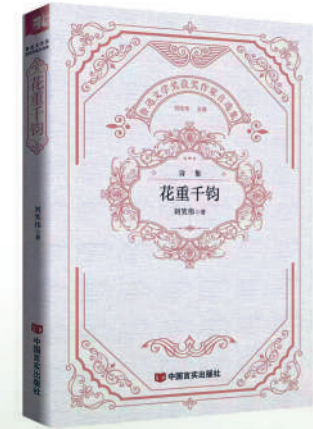
图文/李江

诗意描绘戍边军人的精神本色

■贾非

★ 书里书外

开阔视野,厚实人生



最近,品读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、军旅诗人刘笑伟的诗歌自选集《花重千钧》(中国言实出版社),感触颇多。作为曾在火热军营摸爬滚打过的读者,我对诗集中的《昆仑》一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我也试着以这首诗为个案,来评价整部诗集的艺术特色。

在笔者看来,《昆仑》这首并不太长却内蕴丰富的诗,以磅礴的气势和深邃

的哲思,体现了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的鲜明特色。这首诗,以“昆仑”为意象,将自然地理的伟岸与戍边军人的精神力量融为一体,在冰与火的淬炼中,彰显出雄浑阳刚的艺术特质,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传统边塞诗歌精神的创造性传承。

《昆仑》一诗中,地理空间不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,而是被诗人赋予了强烈的精神属性。开篇“一直在等待一首诗的到来/在那最初的原点,细流潺潺/拉响了高山。野鸟点燃了大漠孤烟”,将昆仑山脉的地理起源与诗歌创作的灵感源头并置,表达了自然景观与精神创造属于相同的母体。“起伏的峰峦,宛如思绪/树林和山洞是思考的产物”等诗句,将地理符号转化为哲思的具象化呈现,形成“物质”与“精神”的双向观照。

“冻土与冰川,捧起湛蓝星空与一弯新月”,这种意象多重并置的艺术手法,进一步刻画了戍边军人的精神景观。它不是对地理环境的单纯临摹,而是将自然景观升华为精神力量载体。“不远处,雪峰林立/让人一眼经历两个季节:春日与冬天”,这既是对高原气候的真实写照,也是对戍边军人精神世界的隐喻——他们在严寒中始终守护着祖国的安宁。

第二章节中,“裸露在大地上,连绵

数千里/像一部长达数万行的民族史诗/被仰望者日夜吟诵”的意象转换,在增加诗歌张力之时,使单纯的“地理空间”升华为“文化空间”。昆仑山脉被喻为“民族史诗”,其地理属性的存在已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载体。这种转化不仅赋予自然景观历史纵深感,而且将戍边军人的个体经验纳入民族精神的集体叙事中。

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展开叙事是这首诗的重要特点。“戍守久了,肌肉会像岩石/岩石也会有肌肉的质感与体温”“大声朗读历朝历代的/连绵起伏的边塞诗”……古今对话打破了线性叙事,也形成了“历史”与“现实”的激荡共振。

“一万吨雷声压进胸膛的力量”,在笔者看来这一夸张的修辞,恰是现代军人精神能量与古代边塞诗雄浑气象相联结的展现。这种力量是惊人的,让人不禁想到当年哈里森·埃文斯·索尔兹伯里写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时,在扉页郑重写下“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,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”的惊叹与赞美。随之,“把一种信念托举到/天空和太阳之上的力量”,诗作赞美信仰与信念的力量,也完成了对传统边塞诗歌中国家情怀的升华。

《昆仑》一诗的语言,展现出强烈的探索性与创造性。“野鸟点燃了大漠孤

烟”“冰层破裂,山泉喷涌的意象/在蓝空中,形成一把把冰刀”……这种通感手法的运用生动展现了诗歌的艺术魅力。

同时,诗人通过“虚无形缥缈间,满头白发的布喀达坂峰/让时间渐渐有了怀念的意义”,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心灵的载体。这种时空转换的诗学策略,使诗歌获得了超越地理时空的哲学深度。结尾3个章节中重复出现的“一直在等一首诗的降临”“标题是两个散发异香的汉字:昆仑”,让山脉“昆仑”与诗歌《昆仑》,相互交融。这种颇具匠心的结构安排,也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追求与功底。

在语感节奏上,全诗呈现出“舒缓—激越—凝定”的三重变奏。开篇中的“细流潺潺”与结尾的“异香汉字”形成首尾呼应的宁静意象,中间章节的“一万吨雷声”则构成激昂的情感高潮。这种节奏的变化既对应着地理空间的起伏,也使诗歌获得了交响乐般的艺术效果。

《昆仑》一诗是《花重千钧》中的代表作。它展现的探索特质,既散见于诗集中的其他诗作中,也让人们看到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的努力与收获。《花重千钧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、历史传统与当代价值相融合的创作实践,给诗歌创作颇多启示。

★ 书与人

品味佳作,发现心灵

军旅作家李西岳的新作《父子书》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是一部讲述父子情深与家国情怀的长篇纪实散文。作品以历史回顾和心灵对话的形式,用平实真挚的文字,娓娓讲述了农民父亲的一生以及作者40多年的军旅生活。它深入展现了父子间的情感纽带,体现了他们对家庭和国家的深情。这也是继《农民父亲》之后,李西岳以父亲为主题创作的又一部作品。

李西岳所描绘的父亲形象,通常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。在他早年的中篇小说《农民父亲》里,这一形象便已鲜活呈现。父亲在故土上,有着农民与生俱来的质朴、坚韧、勤劳。他像广袤田野里默默耕耘的老牛,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求生,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顽强抗争。不论多艰难,父亲都未曾有过丝毫抱怨,只是用他那宽厚粗糙的双手,努力撑起家庭的重担。这份坚韧不拔,正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精神写照。

在他的新作——长篇纪实散文《父子书》中,视野更为辽阔,题材更加厚重,主题思想和精神境界迈上新的台阶。作品更加注重把父子人生的走向、家庭的命运放在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去写,以“小我”展现“大我”,从家风透视社会,由旧故事得到新见解,以此来展现出特定时期中国农民群体、军人群体的形象。这也让我想起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: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

《父子书》中所塑造的父亲形象与深厚的家国情怀紧密相连。在冀中抗战的烽火岁月中,父亲积极投身于拥军支前的后勤保障工作。面对敌人的炮火,他不顾个人安危,将受伤的战士背至安全地带;在负责运送军粮的过程中,他巧妙地在敌人的封锁线间周旋,为前线的战士们送去生存与战斗的希望;他与八路军官兵并肩作战,实施坚壁清野策略,巧妙地隐藏物资,使敌人无所掠夺,为斗争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这些经历,不仅是父亲个人的英勇事迹,更是整个冀中地区乃至全国人民抗战的缩影,折射出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团结一心、不屈不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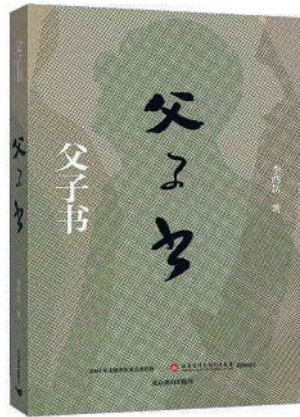
在和平年代,父亲担任村干部期间,他带领村民兴修水利,让干涸的土地得到灌溉,农作物得以茁壮成长。在利益面前,他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,总是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,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,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该书在塑造父亲这一角色时,并非将其简化为单一的英雄形象,而是赋予了他丰富真实的人格特质。作品描绘了父亲年轻时因生活压力巨大,对孩子的管教方式显得简单粗暴。他认定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,内心深处对孩子的期望极高,渴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。尽管他的教育方法显得陈旧、生硬,有时甚至有些鲁莽和不近人情,但其中也蕴含着中国传统的道德和处世哲学。例如,有一年春节,当儿子拿出第一次用劳动报酬买的新棉袄,并穿在身上时,一向节俭的父亲批评了他,让儿子脱下来,不准再穿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,父亲内心坚信,不管什么时候,都不能忘了艰苦奋斗。这样的场景既让读者感到啼笑皆非,又引人深思。曾经,儿子在军旅成长中遇到困难,想要放弃时,父亲激励他坚持到底,勇往直前。父亲多次对家庭的困境和变故,自己的伤病情况守口如瓶,全心全意地支持儿子安心服役。入伍后每次探亲假还没休完,父亲就开始催儿子回部队:“怎么还不走?”这看似有点不近人情的质问,隐含着“工作好就是最大尽孝”的父爱理念和爱国情怀。

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,儿子逐渐明白了责任与担当的意义。李西岳从军40余载,不懈努力,成长为著名的军旅作家。他奔赴汶川地震灾区,用手中的笔记录下那些感人至深的瞬间,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国不屈》。他曾任解说词撰写人的身份参与了国庆6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过程。在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,他用激昂的文字,描绘中国军队的风采,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这些经历,不仅是他军旅

父子情深与家国情怀

■马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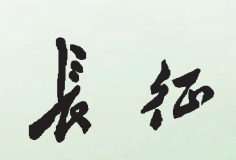


生涯的难忘记忆,更是他对家国情怀的深刻理解和践行。

在《父子书》中,作者巧妙地运用历史回顾与心灵对话的叙述方式,将过去与现在、现实与回忆交织在一起。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界限,为作品注入了更深层次的意蕴。通过细腻的笔触,作者回顾了父亲一生的历程,生动展现了中国社会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的巨大变迁,让读者深刻体会到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沉淀。同时,通过与父亲的心灵对话,作者深入探索了自己内心情感世界,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敬爱与感激,使得作品产生了很强的情感张力。他的文字虽质朴无华,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,如同涓涓细流,滋润着读者的心灵。他巧用地方方言,不仅让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,更增添了一种真实的生活感和亲切感,仿佛让读者置身于充满人间烟火的冀中平原。

与以往李西岳以父亲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是,《父子书》是李西岳在他的父亲逝世五周年之际创作的一部作品。这部作品不仅描绘了父亲从困苦到幸福的一生,展现了他坚韧、勤劳和善良的品质,还深刻表达了作者作为长子在父亲离世后绵延不绝的思念,以及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和思考。这种反思和回顾的视角,使父亲的形象更加完整、深邃和可爱,也展现了作者对这一题材文学创作的探索与努力。

家国情怀包含着动人的情感力量,也是涌动在一代代军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底蕴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未来会有更多的军旅作家,继续以其独到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,书写战争年代军人的家国情怀和英勇无畏,展现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坚守与担当。他们的作品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,让年轻一代更好地理解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,激发更多人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。



第6449期